



闯荡江湖

第
卅
册

一 芦花雪

芦花飞雪的时节——渔村娃儿的雁翎队——与大客轮的约会



芦苇的花穗原本是紫红色的，芦絮吐出的时候却白得像棉花；乘风飞上天空，更是雪花儿似的，铺天盖地，白茫茫一片。

白茫茫的芦花雪就这样随着风飘飞，把芦洲、渔村和村前的荷荡（荡：浅水湖，或大湖中的浅

水区)、村后的小山,统统笼罩在飞花的云雾里。

不过今天的“雪”气势还不够大。这个夏天延长了,花季也像比往年推迟了一些,现在是九月,大湖洲的芦花雪刚刚拉开一个序幕。



“下雪喽——”苇子高兴地喊着,指挥妹妹荷菊把小船划出荷花荡。

荷花早开谢了,一部分荷叶荷梗开始干枯,擦得小船两侧嚓嚓作响。小船灵活地绕着“之”字,专拣荷叶稀疏的水路。这“水路”其实是下荷荡采莲的游客们乘着采莲盆蹚出来的,完全没有规律可循。但荷菊很乐意在里面绕,因为荷梗上还有不少采漏了的莲蓬。

扑通扑通!几只青蛙相继起跳,惊起一羽在荷梗上小憩的红肚皮蓝背翡翠鸟。那漂亮的小鸟就振翅而起,演示一番定位悬空的绝技,然后看准了水中某个目标,一头扎下去。

荷菊不时停下桨,去采摘船边遗漏的“落莲”。

“下——雪——喽——”看不见的地方有人答应,仿佛回声。

“快,别让他们抢了第一!”苇子喝令。

见荷菊依然舍不得停下对残剩莲蓬的搜索,他就跟妹妹换了位置,亲自操起了双桨。

驶出荷花荡，一旁的芦丛中亮出一条水道；齐刷刷的桨声里，四艘一模一样的小木船顶着“雪花”划了过来，每艘船上都有两个孩子。他们有的头顶荷叶，几个大点儿的还戴着干仗打埋伏才需要的柳叶帽，束着柳条儿编织的武装带；船头的小红旗顶着横搅苇絮的湖风泼刺刺地飘扬。这样的装备，再配着腰间插的木枪和弹弓，小家伙们俨然一伙游击队员。

会齐了的五条船在荷叶稀疏处一字儿排开，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冲啊”，伙伴们就同时摇桨，发起了冲刺。

冲出密集的飞雪，前方展现一片空阔的水面。一碧如洗的晴空之下，湖水就像一匹随风起伏的灰绿色大绸缎。小船们争先恐后，很快接近了那条穿越大湖的主航道。

水面上却不见大轮船的影子。

于是孩子们从容不迫地兜了个大圈儿，将船划进左侧一小片根部被淹在水里的芦苇丛。

船头激起的浪头荡动芦秆，又飞了一阵雪花似的白毛毛；芦絮团团片片，落在孩子们头上身上，为他们装扮出几分“顶风冒雪”的模样，比拍电影用的特技高明得多。可是“雪花”粘在苇子圆溜溜的光头上老也不化有些露马脚，苇子就抓过一顶草帽扣在头上。

装游击队隐蔽了三五分钟，邻船的小伙伴沉不住气了，两三个船头犹犹豫豫探出了芦丛。

“客轮不会提前开过去吧？”一个戴眼镜的小子担心地扒开挡眼的芦秆，另一个端起了脖子上挂的玩具望远镜。

绝对不会。苇子很有把握。

每天上午打这儿经过的这班大客轮或者可能晚点，但从来不会提前开走。这儿是航道拐弯儿处一个最佳的观鸟景点，野鸬鹚、鹭鸶和黑白花纹的鱼狗（一种中型鸟儿，以鱼为食）常常打这儿出没，漂亮的蓝喉歌鸲和歌声更为婉转动听的黑眉柳莺也喜欢光顾这儿。此外，从高高的大船上，可以望见零零星星绿树环绕的渔村农舍、依山傍水的吊脚楼和小埠头，望见村边鸟类翔集的小山、芦洲和荷荡，以及新建的湖心岛“百鸟园”……

运气好，还能看到更远处湖面上追逐撩拨的乌黑脑袋，和同样乌黑发亮的脊梁——那是大名鼎鼎的江豚。

过往客轮没有不停下来让乘客们拍照留念、看个够的。

哪——两艘漂亮的双体小汽轮神气活现地拉响汽笛，一前一后，拽着银闪闪的水花，循着另一条宽阔的水道开向村子那边。宽敞的船窗口彩帘飘飞，有人远远地向他们挥手、拍照。

这是专程赶赴渔村和百鸟园观景的旅游船。

苇子的“游击队”按兵不动。

到这儿不下锚的小船不是他们的目标，人家是奔村里那些集食宿、玩乐于一体的“渔家乐”去的。

汽轮倏尔远去，被它们荡动的湖水却久久不能平静。

呼哗——数十只洁白的鹭鸶从对面芦洲轰然而起，夹杂在一群叽叽喳喳的橘红色小鸟中间，从他们头顶飞过。

“游击队员”们谁也不去取腰间的弹弓。

用不着谁“灌输”，渔村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几乎与生俱来。他们很清楚，湖上的鸟儿，跟江豚、芦洲、荷花荡和家里种的果树一样，是他们的骄傲。没有这些，他们的村庄不过是茫茫水天之间的一块泥巴，别说游客们不来光顾各家兴办的“渔家乐”，村里人自己也乐不起来。

何况这会儿惊飞的鸟群是特地过来给他们报信的——他们守候的大目标就要出现啦。

不一会儿，一艘乳白色客轮如一栋移动的大楼房由远而近。它绕过对面的那一长溜芦苇，威风凛凛地横穿过主航道，缓缓驶向这边。

湖水开始大幅度荡动，大客轮推动一轮轮肥硕的浪涌冲击着芦苇，小木船随着浪头上下颠簸。

早已习惯了这些的“游击队员”们全不在意，只顾各自忙碌起来。苇子打开了舱中一对严闭的塑料桶，从里面取出一个个荷叶裹成的小包，分别安放在两只长柄兜网里，立即有一股浓浓的油炸食品香味在空中弥漫。

那边，粗大的锚链叮叮当当响了一会儿，偏离航道的客轮下锚停稳了。

如同听到了冲锋号，五艘小船同时冲出芦丛，顶着尚未平息的浪涌，兵分两路，朝客轮包抄过去。

——嗨，瞧这帮渔家娃儿的划船技巧！

——雁翎队，活像当年打鬼子的雁翎队！

拥上甲板观景拍照的乘客议论纷纷，就听到夹杂在他们中间的导

游们唧里哇啦叫开了电喇叭，引得更多的镜头转向小船，盯住了船上的孩子们。

小船如同表演团体操似的霎时恢复了横一字排队，轻巧地贴向大客轮一侧；所有桨叶都停了，小船依然随风浪起伏晃荡不定。孩子们又开脚丫子稳稳地站立着，高擎起小兜网伸向大船。

网兜里全是用粽叶丝缠裹的新鲜荷叶包，像一颗颗超大的粽子。

——小家伙们要干啥啊？

网兜的竹竿长柄上都粘着一溜儿长长的广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油爆小虾，脆壳河蟹，火焙刀鱼……每包一律三元。

早有手快的旅客在网兜里投下钱币，取了还热乎着的荷叶包。打开来，顿时满船飘香。而且孩子们没有吹牛——荷叶包里的所有炸得通红还拌了葱姜的小虾河蟹，连壳带爪子都香脆可口，没有丁点儿丢弃的。

从未品尝过这种美味的游客一个个赞不绝口。

这比什么广告都灵，一时间，挤在船舷边的乘客们纷纷掏出钞票；递送荷叶包的长柄兜网起起落落，“游击队员”们送货收款，忙得不亦乐乎。

最后，连荷菊临时采摘的“落莲”也成了抢手货……

不一会儿，孩子们带来的纯天然食品就卖得精光。

走吧，别耽误了人家看景、拍鸟。苇子跟伙伴们打个招呼，冲着那些闪烁不停的镜头大大方方道了声“再见”，摇桨离开大船。

“再见! 再见!” 伙伴们呼应着, 依次跟上了他们的头儿。

如同当年出入湖洲的水上游击队, 五艘小船在旅客们的欢呼和无数镜头的聚焦中排成一字雁阵, 整整齐齐地划动双桨, 霎时穿过那一片芦丛, 他们惊起的鸟儿便纷纷扑进游客的摄像镜头。等群鸟适应了客轮上的嘈杂不再惊慌, 小船队已经驶向远方那一抹荷叶汇集的绿云。

绿云深处, 飘飞的芦花雪中隐现一溜儿曲曲弯弯的石级, 高坡之上, 那层层柳丛和桃林掩映的渔村是孩子们的家……

二 狼爸培训的野娃子

狼爸——渔家乐——谁是高手——暗中侦察

每到双休或是节假日，苇子和他的小伙伴都要围绕这班每天上午打芦荡外经过的大客轮，出售自己的产品。

自从开辟了这么一条做生意的门路，他们的零花钱再也不用向父母伸手，而且从此无论买衣、买鞋、买新鲜玩具还是响应老师号召订阅书报，他们出手都大方得很了；遇上过节过年，小家伙们还能给家里长辈发发红包、分分压岁钱，在亲友们的夸奖声里眉飞色舞地神气一番。

开学那周，学校师生为上半年遭受洪涝的灾区小朋友捐款，“游击队员”慷慨解囊，苇子一个人就掏出五百元。

——这在乡镇中学可不是个小数！唬得他们班主任赶紧打电话给苇子他爸，问苇子捐款经过家里批准没有。

“批准啥呀，”苇子他爸轻描淡写，“娃儿自个儿挣的钱，该怎么花，他自己心里有数。”

班主任当然得打听苇子那些钱的来路。他爸如实说了，末了还添上一句：“没啥。上回乡镇扩建敬老院，他兄妹两个就捐了一千。”

班主任大吃一惊，才知道自己班里出了一个足以感动全校的“另类”好学生。

但她不敢把苇子的事迹向全校宣传。因为在她看来，小家伙干的那些实在“野”得有些出格，至少，从理论上说不该让一个十三岁的未成年人（何况这未成年人从两年前就开始了下水捞虾蟹、划船做买卖，更何况身边还跟着个比他小一岁半的妹妹！）去干。

出于教师的职责，她觉得有必要做做那位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好好管管自家儿女，别让孩子们过于冒险。

“不过齐腰深的水啊，抓抓虾蟹划划船能有什么危险？”苇子他爸故意轻描淡写，好叫老师放心，“我们村里的娃儿都是这样长大的。我十一二岁时，早跟着他爷爷闯大湖打鱼了！”

进湖“打鱼”，大约还是二十年前的事。如今这个小岛上，祖祖辈辈捞捕湖鱼为生的渔民全都转行养鱼了。

湖堤和小山丘环绕的小小内湖成了他们的水产基地，又是“渔家乐”客人们体验“原始”捕鱼撒网手艺的好去处。村里仅存的几艘渔轮

失去了用武之地，也油漆一新，装饰得古香古色，改作了水上茶座。它们隔三岔五载着客人们下湖兜风，或是去湖心岛百鸟园作“一日游”。

遇上风清气朗的月明之夜，它们就全数出动，围绕小岛游览。

伴着《渔舟唱晚》的古筝弹奏，“渔家乐”的霓虹灯招牌、灯笼彩练，以及它们的水中倒影缓缓变换着角度，隔着一丛丛绿柳翠竹，与船灯渔火相映成趣；深蓝天幕上点缀的疏星朗月，就在远方、在水天相隔处点染出半湖银波……于是客人醉了，主人也醉了。

苇子他爹就是在自家新盖的红砖水泥小楼里当上了“渔家乐”老板的。

都说草原上的孩子在马背上长大，那么，渔家娃儿是不是在水里泡大的？

从前肯定是，比如爷爷的爷爷生活的那个时代。

后来呢？后来……

后来情况不明，爷爷和爹娘都不喜欢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苇子只晓得到了他们这一代，已经没有几家还放任孩子们下大湖冒险了，就连他部下那帮划船挺利索的“游击队员”，也未必个个是游泳好手。

身居水乡，父母长辈对他们的管束比一般的农村娃儿严格得多，除了在家中大人的眼皮子底下划划桨，或者蹚蹚浅水抓抓虾蟹，绝对不允许小家伙们闯荡荒江野湖。

苇子兄妹要算一个例外。

他们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狼爸”。

放弃了水上漂泊生涯的爹从来不认为玩水是坏事，很小很小，爹就教他们划船、泅水。从夏到秋，爹无论多忙，每天总要抽出时间，领着这双儿女下水玩上一个小时——从最基本的潜泳蛙泳开始，渐渐过渡到从前捕鱼人必须掌握，而现代人根本用不上的高难度技巧：高速“爬泳”“滚水深潜”和“侧泳冲浪”。

爹说除了谋生的手段，人还得会玩儿，而且要玩出档次、活得潇洒。

他还别出心裁，让苇子兄妹顶着傍晚凉飕飕的湖风，抱石头踩水（立浮），荷重泅渡，比赛耐力和意志。

两个要强的小家伙憋红了脸，一步不落地紧追着牛高马大水性出众的父亲。

就有人看不下去了，几位游客在劝阻无效之后，愤愤不平地将他们拍摄的视频捅上了网络，希望对“渔村狼爸”施加一些压力。

不过，那些视频并未引发太多的谴责，因为画面中两个据说是被“强迫”和受“虐待”的孩子并不配合画外音的解说，他们眉宇间总是洋溢着幸福和骄傲，跟奥运会上接受记者采访的运动员似的。

针对这位“狼爸”，只有几位教育界人士出面，不咸不淡地说了些锻炼孩子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能为了实现某些目的为了追名逐利给他们施加太多压力之类的大道理。

爹置之一笑。他压根儿不打算“追名逐利”也没有啥子“目的”。只要小兄妹觉得好玩有趣，就没必要顾虑太多。

于是，从五六岁开始的水上游戏，每年都要延续到深秋，才在妈妈

的坚决反对下暂停。

偏偏是好玩儿似的训练锤炼了苇子和荷菊的体魄。结结实实地长到了十来岁，这对肤色黝黑的小兄妹除了在学校打预防针，再没有挨过针扎，更不知道卧床输液是啥滋味；而且，他俩连普普通通的感冒咳嗽都没有患过。

等到苇子进初中，浩瀚无边的大湖在他眼里俨然是一个大运动场了，水下的游鱼和空中的飞鸟，就一概成了他和妹妹的玩伴。

对自己的游泳本领，苇子很有些扬扬自得。他觉得除了爹，他们兄妹俩在渔村已经称得上“一流高手”，即便将来去当海军或者报考体育学院也绰绰有余。

“你就敢自称‘高手’？”苇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让爹哈哈大笑，“连我这点水上功夫在村里都不一定排得上号呢——你爷爷就比爹强得多，咱们村还有比爷爷更厉害的。”

那，到底谁才算得上全村的耍水冠军呢？

“当然要数百岁老倌。”爹说，“寻常人的水性都是靠自己摸索，最多受过爹娘一番调教，百岁老倌却是从江猪那儿学来的——你想想，再好的游泳教练，能强过江猪？”

江猪就是江豚的土名儿。

好多年前，这个渔人聚居的小岛曾经一度被文绉绉的老先生们称作“江猪屿”。因为小村近旁的湖面上时常能看到江猪，而且村里人乐于与江猪交往——那时候，他们跟江猪的关系就跟朋友似的，有些渔

夫甚至掌握了那样的本领：敲着船帮一吆喝，就能把江猪招来。

大伙儿都改口把江猪叫成江豚后，那东西反而越来越稀罕。

可是，就算当年江猪成群，到处都能找到它们拦住了拜师傅，江猪们愿意接受人类做徒弟吗？

苇子曾经尝试过潜水向江豚靠近，那帮被小伙伴们唤作“黑和尚”的家伙还没等他看清楚面目，就一个个都开溜了。

再说，游泳高手至少得像他爹那样挺着特别发达的胸肌，还要具备结实有力的四肢、超出常人的肺活量……

又老又瘦的百岁爷怎么看也不像啊。

苇子疑心那只是一个传说。

他决定调查个水落石出。知道老人每天黄昏要下湖去洗冷水澡，苇子偷偷跟了去侦察。

老爷子肩头上搭了条毛巾，走上了一条停泊在湖湾里的小船。

半天落霞辉映着，老人瘦骨嶙峋的剪影小心翼翼地挪动在摇摇晃晃的木船上，然后他到船边蹲下，用毛巾撩水洗头，搓脖子，接着又站起来，弓着腰背擦洗脚面……

这些行为举止与一个不会水的老年人没有什么差别。

突然，百岁爷撇了毛巾一跃而起，一个漂亮的空中转体之后，他随着“咚”的一声轻响倒插下水——水面竟没有溅起水花花。

如此利索的入水，苇子只从电视里那些专业跳水队员身上见识过！

苇子心头的疑惑顿时烟消云散。正在惊叹，又是哗啦一声水响，老人从十数米远处冒出来，高举的左手居然握着一条尺许长的小鱼……

内行看门道。仅凭这一系列玩儿似的动作，苇子对老爷子出类拔萃的水性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

下一回，他索性跟老人同时入水，想“偷”点儿技术。百岁爷扭头看看他，又是一个猛子扎下水去。

苇子紧跟着潜入，全力追赶。透明的水下却转眼间不见了前头那高瘦的身影。他只看清了百岁爷潜泳时后脚不是像他那样一伸一缩模仿青蛙，而是轻松地舒展着上下摆动。

江豚……江豚是这种游法吗？

苇子躲到一旁试了试。起初不习惯，摸索了一番后他有了些感觉，果然游得特别轻松，速度也提高了不少。他就壮着胆子来到百岁爷身边。

老人笑笑，示意他先游出几米，苇子刚刚调节好姿势，百岁爷一闪身从他身边掠过。苇子奋起直追，还是只看到老人倏尔远去的背影……

等苇子耗尽肺里的氧气浮出水面，前面早不见了人影，只听到后面轻波拍岸，回头看，百岁爷已经回到了岸边那条小船上。

那以后，苇子隔三岔五来百岁爷这儿“偷学”功夫。老人不赶他走，可也不认真教，只是逗着他捉迷藏，而且每次都让苇子输得惨惨的。

苇子渐渐发现，每隔一段，百岁爷都会使出不同的泳姿——这分明

是让他跟着学啊。但老人会的实在太多太难也太复杂，苇子一时半刻根本学不会。

——这才叫天外有天呢，可人家还是江豚教的！

那么，江豚的游泳技术又该是怎样的神乎其神啊。

遗憾的是，那种神秘的水兽永远只肯在离人们老远的湖面上偶然露露头，苇子没机会领教它们的本领……

年过花甲的爷爷不满意“渔家乐”的热闹繁华，依旧守着几畦菜地，住在村尾小岗子半腰那一片低矮的黄泥老屋里。一同坚守老屋的四五个老人中，就有跟爷爷的爷爷同辈的百岁老倌。早先，全村人都管百岁老倌叫汪爹；打大前年开始，大伙儿对这位打破全村长寿纪录的老人改变



了称呼，尊他为“老百姓”或“百岁爷”了。

子子孙孙的老百姓偏偏不乐意要后代伺候，也不肯去乡镇敬老院享福，他喜欢自个儿过活。

除了胡子白点儿皱纹多一点儿、瘦得也有些过分，活够了一个世纪的老百姓看上去并不比那些孙子辈的人老多少。他依然思维敏捷嗓音洪亮，行动虽说不十分敏捷，可走路时腰杆子还是挺得笔直。

老百姓也在屋门外侍弄着几小块地，却不栽菜，种的全是药材：治腹痛的青木香，疗疮疖和毒虫叮咬的“七叶一枝花”和山苦瓜，蓝花的桔梗，紫花的地丁，红花白花的芍药……

一年四季，老爷子屋前的小院子总是收拾得像个花园。

村里人图方便，有点小毛病懒得过湖去乡镇看医生，都来找老百姓要草药。那些花花草草也常常能药到病除。

苇子和妹妹去给爷爷送好吃的，总要给百岁爷带上一份。

其实老人家啥也不缺，各家孝敬他的东西，都被他招待了客人。因为不论冬日围炉还是夏夜纳凉，老百姓那间小小的厅堂或者花草环绕的院坪里，都短不了有本村的老老少少来听他“讲古”。

闲下来，老百姓不是戴个老花镜坐在院子里读一些纸质发黄的线装古书，就是自个儿到水边垂钓。奇怪的是，老人总是随钓随放，从来不把鱼儿拎回家。

苇子他爷爷说，老百姓钓鱼，是为了跟鱼儿对话。

早先大伙儿靠野鱼生存时，每次出湖远

